

集部

成都文類卷三十三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祠廟二

新繁縣新建靈應廟記　周良翰

昔晉楚治兵子玉夢河神求瓊弁玉纓子玉弗與晉果敗楚師楚人歸咎子玉符堅寇東南會稽王道子以威

儀鼓吹求助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北望八公山見草木皆類人形若將赴敵者頗有懼色遂以百萬之師敗於肥水河神以瓊弁玉纓敗楚師此固不足道而鍾山之神受相國之封然後助晉師吾亦少之惟我英顯武烈王自東晉以來逮於有宋功德卓然靈異昭著鏤之金石殆不可以一二數蓋助順輔正不待祈禱除邪討逆捷若影響方黠狄憑陵中原塗炭河朔河東陝西百餘州盡為賊有兵驕乘勝欲來寇蜀者屢矣率

皆及門逡巡而不敢進夫三路甲兵非不勁也山川形勢非不險也獨我四川晏然無虞且為朝廷中興根本雖一時將帥盡忠士卒用命以三路較之葢有非人力所能致者實神之威力是賴以今凖古豈可與鍾山之神同日而語哉宜國家崇極封爵蜀人嚴修廟貌以奉祠事盡誠致欽而不敢後也良翰承乏邑事且將及年一夕夢冠而法服者甲而持斧者雖在夢中意其為神君勇義侯也乃亟下氣神顧而頷之而被甲者引導指

殿宇廊廡有未就處俄而寤驚駭汗遍體明日語同寮
皆云神君祠宇雖因神霄廢宮然未就者十之四五豈
有待耶時予方董役灌口相繼部糧益昌益未暇也將
行之夕忽迷悶委頓閬縣之人驚曰前數日神降而附
語於人曰吾今所居之殿舊嘗奉要玉皇縣令有意為
吾改建特不肯出一言耳更數日當自知之今令如此
乃知前日之言不妄於是數千百人奔走祠下相與燎
香再拜而禱之曰若縣長無恙即士民盡力營建如神

之意予俄傾復蘇自此邑人咸願移建乃相與卜地而未得也一日法要院僧繼文有言曰院旁有隙地為人睥睨久矣願捨為神君廟基幾絶爭訟時衆議紛然莫知孰從神忽現於所指之地衆讙呼曰神意在此不可違也其議遂定然深溝丈餘主事者頗以為憂無何邑民三十一鄉鳴鼓結社千百為羣來助上工者源源不絶不閲月視平地增髙五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各捨所有以答神休又有分任廟事者二十

餘人或主營造或掌出納皆邑中好事者也經始於紹興四年三月落成於五年之春廣殿長廊挾以樓觀旁有翼殿後有寢堂更衣受釐咸有室處共八十五間清溝横於前大江繚於後喬木修竹映帶左右氣象雄偉稱王者之居凡自外來莫不咨嗟歎息曰壯矣麗矣敏矣速矣是孰使之然哉方今軍旅數起賦斂百出為邑令者但知從事簿書期會間曾何恵愛以及民予視邑人厚顔多矣何以使人樂從勸成如此之速乎得非神

之功烈昭著威靈赫然人自歡趨葢非有司所得而與也落成之日民大和會士女闐咽簫鼓沸天自是駿奔走執豆籩者無虛日不獨繁上之人也有士人王孝友者自成都挈其家奉三牲之祭於祠下且語人曰予有夙志本詣七曲山忽夢神君若相告戒云吾今在繁上無勞遠去謹遵神言是以來此且神之功德施於宗社及於生民所在有祠宇而云居於繁上豈樂斯廟之得其地而安於此耶抑亦鑒邑人奉事之勤而少留也廟

成之初予適授代而去邑中士人每有書來未嘗不以廟碑為請且曰邑人因公崇建此廟其何以辭耶乃為記其興建之由復作迎享送神詩三章系於其後俾繁人歌以祀焉神之來兮自帝所百靈導從兮前歌後舞駕風馬與雲車兮和鸞鏘而翠旌舉將揮斥乎八極兮忽弭節乎此土樂新宮之壯麗兮聊逍遥而容與其一壽宮敞兮白玉堂奏鈞天兮酌瓊漿蕙肴蘭烝兮薦以蘋藻神歡欣兮載色載笑畀斯人兮樂康千秋萬歲兮

俾民不忘其二　神之去兮我心悲乘迴風兮載靈旗電掃妖氛兮海波靜澄沴癘不作兮年穀順成保我國祚兮亘千萬祀吾人報事兮有隆無替其三　時紹興丙辰中秋日記

雙流縣城隍廟記　　任淵

郡邑通祀城隍之神蓋必有初久而失其傳也古者祀事下逮户竈中霤况城隍郡邑所恃有神司之其尚何疑昔梁武進兵郢城有毛人數百踰堞而下見於史策

則知崇墉深壑當隆盛時神所守護也雙流爲邑甚古邑治東北有城隍祠喬木蒼然地勢深邃昔人相宅於此葢以爲岡阜磅礴淑氣所鍾而東北艮方於道家書是謂鬼神出入之門其祠之地宜也紹興二十五年有因其頽圮改築治西南者令長亟易邑居不寧父老以咎儻在是後二年眉山李燾仁甫來令茲邑始復其故棟宇像設既已具體仁甫去爲賔幕予以無能猥嗣其事爭訟稀簡催科不煩官寺終日閴寂如古招提圄空

或至連月豈惟風俗淳厚士民良子踈拙不忍累之抑神之庇貺是賴遂以餘力增飭祠宇繪塑之工各致其巧侍衛儼列扁榜崇麗氣象葱鬱神用燕娱稚耋懽忻奉事彌謹降祥儲祉自今益蕃蓋神雖無方無體不常厥居而其好惡之情計亦與人不甚相遠如大家世族轉徙僑寓一旦迈其百年故居能不忻然樂之耶漢家用諸儒議徙甘泉汾陰之祠於南北郊而咎異著見由此觀之雖天地之神亦各顧歆其舊也夫神貺不敢彌

忘舊貫不當改前人之善不可没其實而圖籍記載其事物廢興又將有考皆所宜書也遂書而刻之

重修先主廟記　任淵

智力之不勝義也久矣自昔英雄豪傑乘時崛起有能仗義而行偉然正大指麾號令天下從之雖其不幸不克大有所成就於當時而風烈之餘猶足以聳動後世歷千百載尊仰而懷思之有不能自已者非以義勝故歟東漢之季王室陵夷曹氏怙姦賊之資以擅中原孫

氏席疆大之勢以并江左皆矜尚智力求所非望非有志於王室也海内之士刼於威制雖俛首聽從而心不與之至後世利害不相及則排貶譏笑未始少容惟蜀先主昭烈帝以宗胄之英負非常之略崎嶇奔走經理四方最後伐劉璋遂有蜀漢葢將憑籍髙祖興王之地建立本基然後列兵東向誅有罪而弔遺民以紹復漢家大業其理順其辭直非若孫曹氏之自為謀也當是時丞相忠武諸葛侯實左右之人品意象髙遠英特駿

駸乎伊吕之間應變機權本於道德内修綜核之政外舉節制之師欲以攘除姦凶混一區宇不負其君付託之意可謂社稷臣矣彼其君臣仗義而行正大如此是以海内之士心與而誠服之舉無異論雖厄於運數屈其遠圖而後世有讀其遺書過其陵廟者未甞不咨嗟流涕尊仰而懐思之也夫義之所在俯仰無愧天地且將直之見信於人亦其理之然哉成都之南三里所丘阜巋然曰恵陵者實昭烈弓劔所藏之地有廟在其東

所從來遠矣大殿南向昭烈弁冕臨之東夾室以祔後主而西偏少南又有别廟忠武侯在焉老柏參天氣象甚古詩人嘗為賦之廟久不治風雨摧剥殿廡門墻率皆頽圮破缺像設僅存至或露處紹興二十有八年秋九月蜀當謀帥上親擇廷臣文武兼資可屬方面者得中書舍人王公命以龍圖閣待制制置四川使出鎮成都臨遣甚寵粤明年夏四月公始至用故事謁諸祠奠獻至此顧瞻太息曰有大功德於蜀人宜莫若昭烈忠

武廟貌乃爾亦獨何心亟命有司繕治之鳩工庀材咸有程度以是歳十月己巳經始落成於明年三月己丑雖號為因舊起廢實再造而一新之棟宇宏敞丹雘鮮明堅壯精密足以經久祠與惠陵皆護以垣墉限禁樵牧築室忠武祠北明潔幽邃有事於神者得以休焉葢舊所無也用工萬一千六百七十有八為錢無慮二百萬木章竹箇取於津步商旅之征勞與費民不知焉既成命淵記之淵懼陋不克稱固辭公不許乃冒昧書其

事葢嘗妄論王霸之説以謂義近王智力近霸竊觀昭烈忠武之所為非深於王道未易明其心於千載上也令公之所學宏遠高明正論凛然一以宗王為本嘗過公孫述廟笑唾不顧至劉蜀君臣嚴事之如此意固有在非特以欽崇秩祀為牧守之所當先也鎮蜀未幾威德流聞民夷寧謐視忠武不愧異時志得道行其助恢漢業與三代之禮樂不難矣公名剛中鄱陽人開豁邁往而克勤庶事綜練周容治蜀之政百廢具舉不獨新

此廟之可書也紹興三十年記

郫縣善應廟記　　黄夷則

乾道四年五月左承議郎王君倬以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事晁公武之辟知郫縣事是歲蜀旱郫四郊之土裂而不合實者秕植者僵秧者死君憂見顔色睟事之日走郡祀無應者聞諸父老曰有浮屠氏之宫曰金僊唐之靈澤寺慈姥池龍娑竭羅王者故居也以公精神禱之或者其應乎公即衣冠率僚吏燎薌執板告

念起而雲旋烟升而雨澍百里内外溝澮皆盈君郄葢
而迓民擁君馬首手加額喜至泣下嵗用有年或議徹
故祠新之君方究求民瘼蠲省浮令兢兢亹亹未皇也
明年又旱鄉大夫士若民相顧邑落大作佛事搭廟葢
凡古所謂求雨之術者既用矣公作而言曰鄉吾與爾
有事於金仙之龍而應今旱勢如此爾將焉之吾嘗讀
忠文張公記滋茂池龍娑竭羅者登仙龍也以慈爲心
以慈爲行宅幽深隱不爲物先廹而後應其得道者意

如何民曰大夫吾父母也吾敢不唯父母命君走祠下民閧然嚴旂旛奏鐘鼓錯諷唄從君且飭壇宇奉像設安置之如君旨雨霈然下者三日君愀然曰今凡再禱而再應率不旋踵令不令豈宜有此民輸其誠神聽其聰吾將何以稱之睎民娓矣明日鄉大夫士之賢者謁君且言大夫為政未幾而成士力學農力田工商安其業頑俗無悍驕吏亡猾姦矣龍之靈抑知君之為夫有德焉不報非民也固願新龍之祠求公一言諾君曰是

德爾民者而報之宜予何辭唯唯退合財力爲之楹以枚計者若干廣袤以丈尋計者若干幽深壹家可宅可隱將以明年七月大作樂落成走行李寶山下謁記於導江黄夷則且訂疑焉夷則曰予讀忠文公記僧供事之事與矣予聞娑竭羅龍者鹹海龍也江河淮濟是惟四瀆大川三百小川三千合焉而一之是爲海今環郫之地不滿百里而金仙之湫視海當不適合勺顧安焉不以爲小何也豈得道者合散無常潛飛以時乘雲氣

御陰陽得於易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故能不大瀛渤不隘杯水莫迎其首孰尾其後彼超忽變化者宜優於此矣尚何疑惟滋茂之山考之登真書一曰慈姥在益西南四百里有靈藥可以已疾山無毒害猶慈姥焉故曰母訪諸秩祀廟號善應而已佗未之聞也今蜀人曰善應夫人而忠文公之記亦曰封為善應夫人者抑第弗深考耳廟故有像王服而坐祀即所謂娑竭羅者今當以廟像為正而名其祠曰善應或者其庶

幾耶予固未之必也雖然是固不可記也為之記王君字令修雙流人所至以豈弟慈祥得其民再禱雨而應也或問故君曰天地惟無心焉一於誠而已至人亦惟無心焉一於誠而已人茍惟無心而亙於誠是之謂以一合一天地可參也而況於鬼神乎況於人乎吾非能然也聞之師然也而吾信之縣故有便齋君至字之以敬簡嘗曰使令南面之君子皆敬以自持簡以行之如仲弓父之言以為治何有哉已而喟然然則君之心尚

槩見於此夫乾道六年記

靈泉縣尉廳南康王祠記　李流謙

尉廨之南康祠不治久矣頽壁蠹椽厄以風雨像設黯晦香火衰寒過者弗莊非神則然也所宅之地然也尉之居如蟻垤如蝸廬吏卒如涷蠅尉窘悴清苦如寒蟬而神下臨之其祠之陋興廢而莫之葺固理也予之來更二十晦朔慨然欲葺之而不果今僅如志然既盡用其力亦姑補其鈌壞與祓飾其舊而不能大有所更革

又自秋徂冬凡數閱月始訖役其難若此嗟乎亦可憐
矣既巳事酌酒而告之曰督姦詰盜尉職也神不恥而
宅於是亦其職也尉職明神職幽然尉不告神之靈明
不若幽之祭則神舉職為易尉實賴焉苟疆隅妥清去
梗遏伏尉安於明則神安於幽矣夫如是神之祠一日
不葺尉何面目視神謹用書之壁以告神且以告後來
之尉俾曰若予之謬猶知倚神而葺是祠其不謬於予
者祠必可保其勿壞

南康郡王廟記　　張縯

郡邑通祀有功德於其民者蓋古制也秦時蜀守氷鑿離堆辟沫水之害溉田以億萬計相與尸而祝之者今環蜀境漢興守文翁飭厲諸生於學蜀地學京師者比齊魯其後學校官為石室以祠翁至欲與周公孔子配秦守以功惠漢守以德教光明俊偉世傳誦之自是以來凡守之賢者蜀人必為建祠或繪其像天下名鎮未是有也甚者蜀遠而地勝受蜀之寄必其要官大人所

可倚重者丞相御史往往不盡拘以文法政令能專嘗澤可下而蜀之人亦以所事於君師者事之安其令而不違故雖去而敬其奉嘗猶不敢忘然則蜀視天下其亦可謂敦厚而易治矣唐制用節度使治蜀前後名人相望韋南康王在治最久德惠最著今蜀人之祠王者秩於土神家有其像而府城内外獨無專祠於禮為不稱今龍圖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内相胡公鎮蜀之明年惟蜀諸路鹽之額浮茶之賦重與夫䕫峽科買金銀

之獘垂六十年民力重敝吏陰拱熟視莫一措手公悉
審核精考以聞凡所以為民之瘼者不一而足公討理
脉絡刮求根株盡變革乃止初青羌奴結之未就順也
公時方入境增調西兵指授方略扼其脊尾制不得肆
至是慴服面縛塞下環蜀地數萬里安於静簡雨暘順
序年穀屢豐衆政既舉迺講舊典之缺度故宫守之隙
地新庀王祠門屋耽耽廣嚴渠渠修廊環擁便坐後列
經始於八月之庚申告成於十二月之庚戌土木陶甓

朽墁之工凡九千六百五十四費一出於官而民不與知蜀人戴公之德猶昔之德王也王祠旣建民益抃舞繽以部中守吏入受約束於公府下公命繽記其事辭不獲請繽乃復考王之終始而復於公曰王治蜀二十一年當貞元姑息猜忌之間外能折吐蕃之鴟張以功自結於朝中能撫柔其民三歲一復使蜀士晏然皆樂其生王之德於蜀蓋如此然王之始進也以隴州假守斬朱泚之使至其末也露章斥王叔文之姦建請憲宗

監國朝廷為之増氣大節凛凛皎若日月豈獨書治蜀之功哉且今之蜀猶昔之蜀也王用蜀兵破吐蕃四十八萬衆俘其驍酋靡不如志雖諸葛孔明南定之功無以尚之而往者數歲間黎雅小夷陸梁山谷吾將士乃巽懦不武久無尺寸功今始聞其稽顙屈服然則王之折衝英略著於簡策之舊者其可不崇大之以昭示來葉公方將奮張王靈洒掃宇縣以成陛下復古之烈宜於王眷然興懐而不置也語未既衆皆起曰予之言然

盍遂書之續因以其事敬書於石王諱皐字城武唐史有傳淳熙五年十一月壬申記

城北靈應廟記　楊祖瓛

惟天地人勢異而理一自其異而言之不知其相距幾千萬里而升降往來若爲其相通也自其一而言之則所以主張是維綱是推行是者皆有所主非偶然者自軍興以來蜀土無風塵之警所以庇之者誠國家德澤之滂流亦神靈効順之陰助也嘗謂敵人窺境草竊扣

闗咸見威光烜赫震怖崩潰師旋之後梓潼祠門馬背汗洽而後知神之賜也衆目感泣恨無報於是所在設行祠以昭奉事維神居撐參宫治在水府佐姚佑唐助順翦逆逮於我宋逾八百禩厥功愈昭自國家龍興以來蜀四受兵咸平中均順悖於成都熈寧中生羗擾於汶川建炎紹興之間北鄙大警凡再不靖神皆以陰兵助王師使蜀父子兄弟不困鋒鏑而朝廷無西顧之憂靈跡晰晰具載紀牒若夫雨暘之祈應於影響晉夢寐之祥

契於符節使人移孝為忠助國施化炳然一方如在上
下如在左右故丞相文公彦博韓公絳張公浚其司川
蜀皆先嚴奉成都會府也而舊祠附於城北羌神七聖
廟中蜀人大以為懟於是四民畫技以自獻於神即故
地而改築之規模宏大既十四年弗能就其什五主事
者半已散亡或幾於廢今制置龍學胡公過而矙然曰
嘻此民之庇也而緩如是何以為國事神然民力微矣
成功隳矣前日之費其可復得乃出緡錢終之以侈神

賜以卑民願以息人勞不負國家寧神之意而民不知凡為費無慮四萬七千緡為屋百四十有七楹大殿四設廳一更衣之所齋宿之居庖厨廪藏莫不嚴備門觀翬飛修廡繩直洞户閟宫倚漢薄雲遠邇聚觀又以為公與神夙契非偶然者也祖職嘗讀書沉思靜慮若有所得嘿喻身世之去來了然胷中而不能以告人嵩嶽之神降為申甫箕尾之宿本於傅說當時所傳必有受授昔江瀆祠宇密學蔣公代其木而潞國文公壯其居

皆有其故如公設施要有知其解者豈祖職所能識哉
僝工以淳熙五年六月五日斲手以六年七月六日而
祖職為之記以是月旦繫之以祠以送迎神使巫覡歌
之詞曰荃來朝兮帝閽理集計兮天階抗霓旌兮上征
纚瓊佩兮植圭將歷參躔兮揖太微羌按節兮中堂整
星弁兮峩峩澹容與兮重行載朱鳥兮馮蒼龍出天門
兮上扶桑荃歸宿兮紫壇雲裾翩兮下來閶闔啓兮奔
飛廉騎繚轉兮西南復緤馬兮中唐脫劒履兮從容外

告辨兮方歸左蟲象兮右文魚掩貝闕兮巖水扉荃倏忽兮往還監兹土兮相羊伯正直兮民康能齊宿兮事神眷瓶顔兮勞之篆雲鳥兮記將將用復兮帝庭降錫伯兮純嘏溢斯民兮鼓舞酭芬烈兮牲肥蹇報祀兮無窮仰肹蠁兮億年與國祚兮天長

靈應廟記　章森

神孔子不語神哉其泚忽乎蜀人指汗馬城呼等事神我七曲祠張王舊矣至今父老語咸平成都均順之變

熙寧茂州生羌之擾猶震讋自失故祠王徧郡國雖里
社亦屋以祭皆曰耿耿王靈功在蜀其不可誣葢非祝
史覡人執懬怳譎怪以亂斯民耳目者王祠七曲自唐
我聖朝屢頒勳爵今為英顯武烈忠祐廣濟王極所尊
禮也森聞之神則天天徧體於物神體物而不遺者也
陽開陰闔乎覆載之兩間無一弗察焉猶曰官各以其
職凡南面出政教皆天子所也海嶽山川之靈匪天也
耶王天人涖蜀猶所治宜執尺誅掃蕩醜逆以振我國

家以燕佑我蜀人如此成都根抵得祠成都尤宜故祠在城北五里與神羗並規制下窄像室黷漫獨兩頟有咸平政和歲月可考用知蜀人以功祠王信如狀今祠即故地而更徙之是崇是廓隆伏衍迤卜惟吉淳熙六年夏四月森實來成都主銓試事事已之明日謁王今祠下大扃傑觀層殿中屹隆棟翬起堅礎磐踞翼之修棼護之椽垣殖殖其庭萬騎斯容夕牲之所隅列焉蓋夥為王宮沈沈者王得祠蜀蜀祠莫此擬問孰何所經

始退曰蜀守楊君從望與其鄉大夫士若而人問之日
月則前歷八十五甲子矣問役曰凡則事半前之人功
倍之今制置使胡公力矣公於蜀寧固根本衆蠱具飭
摘山煑泉昔病而今瘉椎結卉服始叛而終臣時雨時
暘仍歲大熟蜀廓廓無事矣於是因我蜀人所以德王
者求妥王靈以永我終庇乃捐寛儲與之講畫四蜀部
使者聞之求助取材某山以時簡某工惟良歷十有四
月祠成民不知所為役也嗚呼廢興時哉成否人哉辭

麗牲之石公以屬之森元年秋森泝舟連三日驚夜夢賛者肅入庭呼語云云自是涉驚湍無恐今晰之處嘗所夢者王若惟我私黨屬焉其在茲森不得辭公名元質字長文平江人近旨加數文閣學士再任若主計考工條目之詳有碑陰在辭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天耶人耶闔闢一機我蜀父兄兵革不識惟天子德惟王之力於赫王靈帝命孔將靡譎用張覢資而猖移孝爲忠我觀厥初施於我民帝心之符王蚪驂雲靈奄來下雙

鍔余佩㞟流余帶宏賁兹宫且焉止斯匪王其寧以寧
我西師帥今公為天子使王命自天亦相天子肅肅我
疆萬詩書家王燕翼之公心孔嘉曰王曰公我蜀敢私
帝其命哉四方其圖之淳熈七年記

成都文類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成都文類卷三十四五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邱庭漋

謄録監生臣嚴炳

成都文類卷三十四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祠堂一

諸葛武侯祠堂記

唐裴度

度嘗讀漢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

諸葛公亮其人也公本系在簡册大名葢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荆州平心與玄德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馳驅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纉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政刑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爲强國誰謂輕脆勵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

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疆而延大敵則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懾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以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畧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

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荆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争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雖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智不難矣且權傾一國威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茍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奸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

遠心願奮短袖以排羣議而文字蚩鄙智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奧區寇亂餘孽罷𣏌未息汚俗未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東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陬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法矣度謬以庸薄獲忝管計隨旌旆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徽烈不忘而

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師長一誠尚留斯文以示來裔況如在之歎終古不絶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敦渭濱攝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

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代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烏虖奇謀奮發美智天遏于嗟乎立咸受譴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絶甘棠勿翦駢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悦苟非誠慤徒云固結古栢森森遺廟沈沈不殄禋祀以迄於今靡不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知公德音元和四年記

糜棗堰劉公祠堂記

何涉

益居三蜀中地廣衍疏衆流以沃民田以塹都邑由是得川名故時汶江跳波刮午門南東注治有子城而無郛郭唐丞相高公駢之作牧也懲蠻詔張吻擇腴而噬且謂走集宜險因度高埏其外周數十里開包橐以容居民築堤郫江號糜棗堰折湍勢匯於新城北以休養生聚護此土不然句五代遘屯靡皇西畧兩僭相繼弗恤弗備皇朝乾德四載秋七月西山積霖江水騰漲拂

鬱暴怒潰堰蹙西閭樓址以入排故道漫莽兩壖汹汹趨下墊廬舍壓閈浩乎若尾閭橫决傍無厓涘思次之旌與交易之質劑離聯渾沄雜百物資儲蔽波而逝獨用晝故民得不為魚開寳改號之初天子輟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劉公熈古帥州始大修是堰約去訖民害招置防河健卒列營便地伺壞隙輒補以故連絶水虞比屋蒙仁多繪像而拜思之與乖崖等自時厥後縣祀八十功忽而歲輕事久而日遺言言巨防朘薙隤

毀陛高遐望江之端顛城大齧如餕鷙焉恬而弗圖可為駭歎慶歷乙酉朝議選霄歸歎西邊粗定回顧井絡宜得良帥遂自隴右加今知府文公樞直改轅而來畀厥飢羸使安業乳哺公力勤才敏不以高簡自飾視劇穴若坦解牛若石運斤幽陰阸蹊燭露夷易巨細疏密莫不曲到一日嘗從僚吏詰所謂縻橐堰者左右臨顧推本利害而曰非中山公成都其瀦乎昔者勤勞何謂後者解施何謂將利近易知害遠難究哉以吾為尹於

玆誠不可遺西人它日戒懼由是大營工揵益庳附溥為數十百年計盤據廣袤罔分隝屬湯湯洪波演漾徐轉堰沓舊有神宇榜曰龍堂俚而且巫義不足訓公以為思人愛樹國風所由著矣今中山之德入人深如是而廟貌弗建實前所闕因易新制敞劉公祠堂其上為里祭水旱報豐穰之所刅自經始公發之既作公廵之巳成公落之可謂惠訓不倦功施於民君子矣越踰月涉承檄至府下公具道首尾仍命縷其事將金石刻涉

按祭法能禦大菑則祀若劉公者築堰以除民害其禦大菑者與春秋常事不書非常書公增修兹為無窮利其非常者與衆皆曰然遂列言以獻慶歷六年記

張忠定公祠堂記　　闕名

我國家天命開基藝祖以聖功神武烜赫寰海初拔上黨取維揚納髙氏復長沙乃議伐蜀一日召諸將於便殿出川峽地圖指示方畧靈旗西展劍南悉平元元仰首始見白日非發於淵衷授以成筭疇能若此之速也

自乾德三年距嘉祐四年守是邦者三十九人皆巨公碩望政孚恵洽鎮安遠俗誠有頼焉惟清河尚書張公乗狂寇之餘負濟時之術制權臣平亂階庸蜀底定吾民汔康恩淪骨髓而不竭信堅金石而不變一言一話談之者以為美一舉一動守之者不敢踰何其德之重才之傑也如此書曰民心無常惟恵之懐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公之有焉天子知公政成發節促召吏民叩庭而告願留儀形得慰去思智不自満拒而弗許嘗

留書一幅遺僧希白題曰後十年方開公捐舘宛丘希白聞訃持以趨府言如所期啓封斂觀乃公畫表自號乖崖公命繪於天慶觀之仙遊閣今年春素承乏來益始謁諸廟見公之容愀然歎曰張公勲業在人祠尚未立闕孰甚焉因諭從事興起之會鈐轄營東署材具而待歲月之便至和中增巡檢司廨而不居合二宇而成之不掊民力不奪農時無可得而譏也遂集寮寀整衣冠潔籩豆嚴奠獻是日州人無幼艾捧牢酒或喜或泣

拜於堂下衆懷感慕如公復生昔周人之思召公愛其
甘棠勿翦勿伐今此舉也予何愧焉繼此守者升公之
堂見公之像畏之如神明尊之若師表勉當重寄無忝
前良使賢躅美政亘燿千古不其偉歟嘉祐四年記

文翁祠堂記　　　　闕名

蜀之廟食千五百年不絕者秦李公氷漢文公翁兩祠
而祀氷為蜀鑿離崔遂捍水以溉民田溉所常及無旱
年西人德之因言氷身與水怪鬬不勝死自是江無暴

流蛟蜃怖藏人恬以生故侈大房殿歲撃羊豕雉魚伐鼓笑籥傾數十州之人人得侍祠奔走鼓舞以娛悅神祝已傳嘏而後敢安公之治蜀開學校以詩書教人漑刷故俗長長少少尊尊親親百姓順賴其後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以文章倡張寛以博聞顯莊遵李仲元以有道稱何武入為三公漢家號令典章赫然與三代等蜀有儒自翁始班固言之既詳矣初公為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像殿右廡作石室舍公像於中晚漢學

焚有守曰高肤能興完之後人又作肤像進偶公室歳
時長吏率掾屬諸生奉籩豆饔餼醪薦於前虔恖謹潔一
再奠而退辭無不敢信焉永以功翁以德功易見德難
知故祠雖俗而優狹畀焉嘉祐二年予知益州往欵公
祠至則區位湫湢埃蝕垢蒙不稱所聞大懼禮益懈忽
神弗臨享其明年乃占學宫之西攻位鳩工弗亟弗遲
作堂三楹張左右序及獻廡大抵若干間布尋以度堂
累常以度庭疏窻以快顯壯闔以嚴閉釆有青丹陛有

級夷甍密棟强若棘若飛乃肖公像於宁間繪相如等於東西壁本古學之復莫若朕本今學之盛莫若古樞密直學士蔣公堂故繪二公於宦漏皆配祠焉於是擇日告成於神揖而升籩斝果酒脯修紛羅而有容可以造履趨而降罍罇巾洗度燎並施而不慁可以盡儀相者循循任者舒舒禮生於嚴廣靈妥於閑寂故也噫自公以來蜀之人自視若鄒魯宋興名臣巨公踵相逮於朝先帝時巨盜再作亂弄庫兵爭劒閣是時蜀豪英無

一汙賊者羣頑愁窘不容喙而滅非人知忠家知孝使然耶所使然者不自公歟傳曰非此族也不在祠典公在之矣則是祠之作願自余而古無俾外息云祠之興同尚之賢則轉運使趙抃及提點刑獄使者凡三人賢輔之勤自通判軍州事祝諮以降六人營董之勞自兵馬都監毛求保而下二人咸畫像於西廂列官里於石陰銘曰公二千石兮守大邦冠峩峩兮紱斯皇出有瑞節兮車騎羅

石室孔甲兮人謂何新堂翼翼兮耽耽庭廣直兮序巖巖吏奉神兮不諱神來此徒兮此其家儼羣賢兮並陳公所教兮如其仁庖魚挺兮俎肉鮮神來享兮憺寛延公教在人兮無有頗蜀賢不乏兮才日多俗祥順兮考慈公祀百世兮庸可知治平四年記

學射山仙祠記　　文同

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治平二年夏四月被詔守蜀明

年春三上巳來遊學射山主民樂也故事有張栢子者嘗居此學道以是日成得上帝詔駕赤文於莬葥雲衢涎天闕以去爾後凡其時兩蜀之人如以戒令約不赴而有所誅責者犇走會其上詣通真觀禱其神從道士受秘籙以歸一年禍福率指此曰惰與恭之所招致也自昔語如此人盐起敬逮今遠近以期而至者愈無䟽數成都燕集用一春為常三日不修巳云遠甚然各有定處惟此山之會最極盛矣太守與其屬候城以出鐘

鼓旗斾緜二十里無少缺都人士女被珠貝服繒錦藻繢巘麓映照原埜浩如翻江皛如凝霞上下立列窮極繁麗倘佯徙倚直暮而入公旣至喜遊人之還然復愛其地距城不一舍而孤嶺横出爽塏景氣殊曠絶但謂宫室獨與物不比稱明日召知縣事李君彌賢語之曰此隸治下載籍譜實號勝處而模矩制量諸不如所說奈何議者不答將屬之於守宰歟予與君其欲對人不媿中在謀其完矣遂授之宜所以當然者君曰諾公所

命弼賢能爲之乃調匠度材悉以良法不煩公不傷私未逾時而已云事畢矣爲三清殿爲張先生祠堂爲道宮齋館爲燕宇便室與凡所以可爲之事者一一無不有亡慮三十楹開咍延連輝顯華盱凡於雲際動於林表誠棲真秘㕡而合宴之佳觀也自是曰有來者嗟頌顧矚聚吻而談曰此地不知化爲榛墟者凡幾年一日爲賢者所經處芟舊而揭新之詎偶然耶豈神靈所居不可廢待其人而後俾興之邪不然何歷歲滋久而無

一有所問者耶盍延其傳以附於地志宜矣公因使文同為之紀其猶四年記

范文正公祠堂記　家安國

公嘗曰周漢之興天下為福為壽數百年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考公之時朝廷致君之人喜功畏罪者尤多惟公之望節若南山貴名之起揭如日月亘諸夏之廣盡九夷之陋凡有舌者皆恥不談希文何耶好善優

於天下而已矣善人天地之紀也政教之本也其所以
優於天下者能思天下之所不思能為天下之所不為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然知為可憂則
先王之澤無不備於世矣知為可樂則一夫之生無不
獲其所矣公之憂如是而竟無以解其憂公之樂如是
而竟不得享其樂豈成功則天歟公疏上壽儀以正君
諫楊太妃不可稱制以立母儀述張華事西晉以諷宰
相此天下所不能思也公条大政首請天下興學取士

先德行不專文詞減任子以除冗官此天下所不能為
也上百官圖以任人材舉縣令擇郡守以固邦本保直
臣斥佞人以明國聽復游散去冗僭以厚民力此天下
之憂而公先之也西民禍兵以龍圖閣直學士帥延慶
横山靈武勢如腐槁朝廷乃以邠州管内觀察使授公
公曰漢御史出紊二千石唐御史節度使以軍禮見本
朝學士丞郎出臨戎閫節度諸將望風禀律皆由朝廷
之重也居内朝近侍之職有彌縫闕失之道若貪厚禄

換此外帥體當承迎朝廷指縱無復議論廟筭得失矣況西華之人知有龍圖老子不知有太尉也竟辭元昊以書窺伺朝廷公惡其僭號斥不為奏自答其說諭以逆順禍福之理元昊卒伏公言稱臣請和此國強民息天下知其樂也然則所謂優於天下者舉是耶於事則顯功也於善則麗迹也上臣之善莫大於禮樂世有不得其門而入雖房杜之美其如不能何庠序者禮樂之門也得其門知其文矣知其文達其情矣情文備則致

君挈國之功言不下帶而禮化行如神矣吾宋聖治迨
慶歷僅百年太平之效以文致實景德祥符之風不減
三代而功成治定未暇制作天下之人望禮樂之門不
得而入公闢其門使天下由之雍泮之水洗天下之心
後進之君子先進之野人衆軌結轍可以論述制作者
與時輩出然考積德之年天實有所興也成都學宮西
南觀教之地二漢以降非善人之迹不存近世宏堂列
像迨逾百人皆所導德景行熙寧初公仲子丞相純仁

漕蜀西南之人始請公像圖之經史閣西廡諸生歲時謁欵於前以筵祀未稱積愧甚久元祐戊辰寶文閣直學士李公尹蜀誠於應物樂於為善凡可以成法者皆欲舉之客有告曰蜀有學自文公始本朝郡邑有學自范文正公始天下之為烈者先王之所不遺法施於民者世主之所必報不遺之所以顯仁必報之所以立義事有惻然之仁刁然之義一及於蟲魚草木雖曠代異古且猶不忘況赫赫耳目之前明德輔世及於士民乎

顧正公祠使天下為善者勸李公樂其請命工成之於禮殿之東與石室對峙焉客喜而歌曰岷山之靈會公之英千歲之聲非雷非霆道德之澤以保我後生明哲之誠禮義之經百世之廟如日之星教化之功地平而天成

郫縣何公祠堂記　　侯溥

君子治亦仁亂亦仁治亂殊時而君子之仁一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其以異於迹而同於心乎微子之去無

以異乎箕子之留而囚辱也箕子之囚辱無以異乎比干之諫而剖剔也先王廟貌去則祀否則絶微子不敢留先王大法生則傳否則亡箕子不敢死先王忠義死則得否則喪比干不敢生各有所當然爾漢德中缺而大盜作方此之時蜀郡有二仁焉生焉而仁其唯揚子雲乎死焉而仁其唯何君公乎子雲於漢為給事黄門三世不徙其官其受禄也輕其任事也微一日遭新莽之變而責子雲以死國是不知道者也詩曰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子雲之謂乎君公起諸生而位三公爵通侯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固其職矣姦慝搆誣卒以隕生詩云之死矢靡它之死矢靡慝其君公之謂乎子雲不死而大玄法言埀之萬世猶箕子之有洪範也君公不生而髙名大節千古凛凛猶比干之諫而死也使子雲有君公之位而君公居子雲之地則亦彼死而此生矣生者以文傳而死者以忠傳文可日見忠隨世異是以子雲之詞盛於蜀而君公獨未聞焉君公葬於郫綿東漢

閱劉蜀歷二晉以至於唐至於五代至於今葢亦久矣
宅兆四周化爲畦塍貧夫力耕殆至穿夷所賴以知者
特二石柱爾知府大資政趙公聞之惻然曰君公之忠
可以摩激萬祀今也食不得以血於廟墓不得以鬣於
田殆非所以揚厲名教乃顲有司移告於郡俾治厥封
俾建厥祠於是著作佐郎趙濬以縣令實職其事先是
嘉祐中邑儒何昌禹嘗憤居民稄此墓之四周而末如
之何因其賣之也而市之至是其姪邁獻其地三百步

有進士宋誠倡邑之學者復市二百步以獻昔墓且毁今築以修昔廟未建今宇以祠乃礲石柱鑱識年月乃殖嘉木表正疆畛功既集大資政命溥為之記溥伏觀古之君子立身行已太上立天下之所不能立行天下之所不能行其次立所難立而行所難行其次立所當立而行所當行如君公者葢竊以為得其上焉者矣封其墓建其祠其誰曰不然熈寧六年記

成都文類卷三十四

成都文類卷三十五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祠堂二

張忠定公祠堂記

楊天惠

故贈尚書左僕射濮陽張公為政於蜀久矣然蜀人奉事如新行臺畏愛如隅信宿蓊由今崇寧之乙丑距前

淳化之甲午逆數甲子巳一百一十有三年維是城闕之衣冠與市區之翁媪凡幾換易雖其當時駕竹小兒常及公行奉折轅車者亦已翳滅飄為煨塵至於脫漏一二遺子弱孫亦復衰落跂跂向盡然後生孺子歲時念公乃如公初辦嚴欲離軍府時事至比其大父與高曾行禮意勤渠反更過之此非人情禁古上鬼喜以所聞為勝不覿為神抑亦公之盛德有所膠固令人不可懈於心故自公在事吏民固已竊圖容表共祠於家飲

食必祝斷無棄我然而比公去治歷年引久乃未有築宇俎豆之者及樞密直學士王公始為廟室附祠典如典禮而龍圖閣學士劉公又從而潔完之庀事益光已而星霜流易木石老憊月支歲柱危就傾仆於是令大尹前戶部尚書虞公過而惟焉曰此蜀召奭也奈何乎忘之言未既有號於衆者曰信也後之矣宜乎公以我為忘也我則非人其又奚言旦日則相與頓首伏府門下因鈐史具言所以懇貿狀願假期日自效虞公遣吏

勞苦罷之亟下令華陽如其請且以知縣事李君孟侯董匠事凡葺屋七十楹度堂十几竭作十旬百堵用成寢宫閟清牆户鮮整氣色明喜靈觀忽還又以虞公之德爲與公合也輙繪生祠而置堂中央并取同時部使者一二大人像離列其次於是東蜀楊某聞而竊言曰甚矣蜀人之愛張公也其好語故事者往往旁掇茫昧爲神異之傳學士大夫多疑之故弗論特論公始所以平治亂紛終所以輯美風俗大抵氣決嚴重如汲黯而

不強塞拊循安和如倪寛而不濡懦操制英發如趙廣漢而不輕急治體綿密如召信臣而不寒儉故內修政刑外靖羌夷皆有度程不失尺寸下至米鹽估直燕游在所講若紀律不可輙易昔黃霸居頴川益八年功乃成公鎮西南亦七歲治益顯然霸微緣飾為奇恠辭畔異路鳳凰神爵疑與上計之奏鶡雀之謬無以異乃公所為則無有是獨就理法為久遠規綴膏味嗛足後人嗚呼所謂盛德必百世祀非公所謂耶故論之以告遺

民且為迎神詩曲授覡巫俾歌舞焉而并刻之詩曰若有人兮濮上告外趣駕兮焉往朝嵩洛兮薦食脯咸柰兮共張蹇颯飛兮雷掣即参井兮一歇坌劒扉兮俄葢呵力丁兮扶轍倚鹿頭兮徜徉指其下兮餘鄉水油油兮雲委天與地沓兮耕桑靈既集兮安止休後乘兮山趾父老羅拜兮勤歸問何闊兮音旨步從容兮新宮仰桂楣兮叢叢睇垣廡兮四繚紛采飾兮青紅靈顏愉兮康樂御圓方兮綺錯

進巴歌兮飲舞神巳汰兮不惡西玉壘兮微宜臨岷水兮不驚南靈關兮竊耿與雪山兮為扃靈之慞兮瀇瀁更千秋兮一餉決祥滾兮天門浸吾人兮決漭謂君公兮良勞起我壓兮崇朝公行歸兮三府視此赤白兮中霄

華陽趙侯祠堂記　前人

吾里有仁焉銅山趙侯純祐名申錫本故家子有羙才數試吏以能聞於人繇州縣三陟奉議郎知華陽縣華

陽隷成都其治直府城中央户版夥繁訟牒紛委固倍餘邑又與尹廷四五行臺纚連錯峙勢相關制難於專達趙侯獨富風力敏功緒遇聳涊事尤喜為之縣故有沙坎堰不知起於何人凡溉田三萬七百九十畆頗沃美然歲月猥深官不時省堰浸堙缺江流亦遷去田因以廢夷在草間雖世業者尚棄弗顧而浮客尤輕亡徙不可留以故公租歲閣一千餘緡省賦歲閣四百餘緡而私獲之失不在歲侯至則喟曰㝡輸入而今不入㝡

穫美而今無余豈終不可為耶為而新之豈不在我由是訪遺迹按故道參校圖録訂以耆舊遂相地宜築堤故處高二十五尺長四百四十尺其址之闊如高之數用木五百章揵竹二萬箇役夫五萬指不浹旬功告就水即赴溝支分脉别油油宛宛釃灌如初時頋復故業者頋就新壥者挾牘自言唯恐人先銍耒交起塍壠飭治土膏和美秔稻奮張於是草棨畢溉而洫有賸流人曰是非水泉之利也侯實利之賦租迄入而私有衍藏

人曰是非田租之賜也侯實賜我乃即堰側搆𡍲 侯新堂乃圖侯像於其中曰使世世子孫無侯忘也間走人過余求為之記余觀魏史起論西門豹不能美鄴田為不仁不知引漳水為不智豹賢令也其治鄴使人不敢欺當時無及焉者亶以一不圖此蒙不仁不智之名後世不以為過及起繼之卒能化舄鹵生稻粱為鄴人所歌誠賢於豹遠甚今侯風力如是功緒如是假令與豹易地與起並時吾知河内之績不在起在侯無疑也非

直賢於豹而已頃者侯治聽廡得繼碑壁下益前令趙世長種柳詩也其自叙嘗從乖崖行柳安鑾昇遷橋上隨而觀者數千人乖崖號曰此趙公手植也宜呼曰趙公柳人咸應曰諾侯讀之及半忽驚寤髣髴類其疇昔所為遽拓本示余且言當復種此以竟趙公故事然侯方從辟書佐漕幕柳之種否未可知余欲寄聲父老幸為侯植五株堂旁勿翦勿伐以永侯愛思宜有益父老其聽余言毋忽政和元年記

韓忠憲公祠堂記　　閻灝

自侯國為郡縣傳記始有列循吏者固須凛德讓風迹清卲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殁得奉祀則其章明與日月參光而無窮已也漢元始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而南陽亦為信臣立祠昭然史策增徽其後此典一墜昧沒千載然而有碩德傑望矜式薦紳厚澤英績周洽民俗丕烜瓌偉自與禮之法施於民

以勞定國者合而與心稱願以祈薦饗則此甚盛事可得
已耶宋天聖中韓忠憲公以樞密學士諫議大夫鎮成
都威靖仁涵内外誠盡方嚴正直動迹儀矩中心樂易
以教化為首務俗尚悛革安趨寔達始日官以蜀當有
兵變或大沴為言者朝廷憂之公於陛辭之日二宫諭
以占説公俯伏曰願以屬臣既至蜀果大旱炎暘午熾
狼顧駭駭素寡儲峙生意潛奪公齋咨惻憂形見顔色
遽發它廪粟及令富室造饘粥以賑救餓殍日自循往

拯溺之撫慰噢咻率繇淵誠賴以獲全者不翅千萬始議救災也僚有請限節米價者公曰不可物始翔踊居蓄者固靳嗇以射利祈倍稱之息此令一出環千里之粟閉不至矣姑待之不浹日諸郡之輦餽大至價遂少損公嘗於中夕端肅衣冠祈請帝神霔雨如斯焦槁以蘇斥絕宴嬉還集疲瘵捐瘠完好武斷縮慄易荒為穰化擾為寧或言張乖崖歲出米萬斛估於民頗漁庚實白請減之公曰此朝廷所以濡澤遠人為最急者豈可

輕議耶因前期倍數以給價之且刻石置廥中示後為不可革之意驕亢寖久府江幾涸蒔稼將瘁溝澮填閼提封暵然澆潤靡及公遂遣官行視江流訪故老得堰曰九外口未始疏導即命新釃為渠以注之水行徑便均溉諸邑後常修決倚為滋植而利甚豐博蜀之戍兵舊比食淡公損鹽估差等而鬻予之著為定令新繁彭益之交舊匿姦寇賊有閃地黄之號公行剿殺蒙隱逾時公廉知之鉤發逮捕情得罪具誅竄渠支清洗胠篋

至今新繁無盜公敦尚儒雅平日誘進文士以倡教育會詔秋貢士公戒有司務公其選躬視精覈擢章君陳為舉首章遂登甲科後立朝為聞人餘悉時之髦彦接武以取名第西南文章基此而盛藩會讌饗往皆趨佛宫廡下䋲具湫底庖宰擾雜公飭材於廣庭為廳事以宏豐鎬之地遠去封劃表揭瞻望方隅偉之踰再期會以御史中丞召還蜀民慊悄如失慈哺公歸朝尚以印部蠻馬歲來鬻於永康經踐山川知道途險夷為蜀後

日虞建言願徙即沈黎朝廷從之居以杜覘伺之便嗚
呼何於蜀之恩始終隆隆耶踰三十年袴襦之頌歌不
衰天福於遐世象其賢上復用公第三子端明殿學士
翰林侍讀學士尚書禮部侍郎公繼治之追功席休踐
修厥猷紹絫神明今昔相照官榮家範古所未有德威
亶白歲時太和於是耋耇善良會千百數擁祭戟門道
前世祀事謂忠憲公之祠不修為蜀之愧願即文翁廟
之南宇為一室繪犀日之表而以端明公侍其旁庶西

南人事之無窮以大朝廷用世德之盛其不可辭端明
公曰衆之請至矣矧利義無疑遂許之而止其圖已像
堂序樸嚴繪事莊潔毅如嶽鎮煥如星辰憑憑威靈萬
世瞻仰既已邦人士大夫謂灝竊頖宮之游日與諸生
道古今盛美宜實其紀從金石刻灝再拜受命而系以
詩曰惟宋受命繼古聖聖弼臣皐夔世載德
盛嚴嚴韓公有倬其道方國碩望朝廷元老天
聖之末蜀人薦饑公竭惠慈營營百為厚恩春

暘凜威秋霜善惡判明納民安康始三十年世象
其賢公功愈昭斗奎於天蜀之父老百拜庭下願
修公祠以永瞻慕岷盤坤維江紀南國公祠之嚴
相與無極漢之文翁宋之韓公邦人永懷穆然清
風

丞相張公祠堂記

唐文若

丞相無盡公既薨之五年淵聖皇帝嗣位詔特贈公太
保今天子紹興八年復命有司訪其家連狀公行將賜謚

與碑以申淵聖前日之意以昭公遺烈且從人望故也先是靖康亂虜入中國有見公繪像者輙拜曰使丞相在吾不復南矣荆湖間羣盜起暴甚毒過公墓每咨嗟泣涕相戒勿犯或為之封植致奠乃去近世之宰相死人有稱思獨故温國司馬公次未有如今之盛也惟國朝之治自熈寧及崇觀異同之論再起至公為相復罷去國事自是紛然矣始公以一身任天下之責抗後世之患殷然惟正言直道處羣邪交擊間其為助甚寡其

為力甚難終之寧其身退出不肯屈一語以負天下其有功於人甚大公既死天下之禍作世之士大夫猶沿襲委靡或為妖孽以負國無毫髮顧藉於其身天下愈追慕公之賢知其向之為力之難而服其誠恨其見用之不盡而歎其已死猶幸世復有如公者起而力振其禍久而末之見也則反以思而公之名由此日益尊烏乎天生公以遺世而用捨存亡輕重如何也公初被遇於神廟擢用於泰陵晚相徽考天下指日謂慶歷嘉祐

之治可復不幸羣姦切齒公以三十年耆德不獲一日
安相位顧其所施設曾未及十一而身退且不幸死矣
然公為丞相也頬濱黃門嘗語人曰張公早歲以論諍
得直聲老夫容有間然晚節誠心愛民民喜之老夫亦
喜之因論孟軻格君心之非曰此大人事也意以是屬
公公聞而領之原公自布衣起西南卒位政府中更元
祐熈豐之異末流競成黨與公獨無所附麗大略以正
君愛民為已任將庶幾孟軻所謂大人者公既罷政居

荆取天下言宰相者不以甲乙有來於南者争先問公起居狀有鬻公章奏於市即駢首聚聽且俟公之歸如是者十餘年間其意不少衰烏乎此殆非以智力驅之使然也公嘗嗜浮圖學謂其要與孔孟合凡古今聖賢相授受悉本於此其退而應於世者非公得已也其何有於天下後世邪彼區區揚已取名瞭然使户曉抑亦公之細而天下之不幸爾故予嘗論之昔唐天寶之亂明皇幸蜀歎張九齡不用遣使度嶺弔祭與公今日之

事政相類大抵賢人君子用捨存亡於其身固無憾而世之所係葢如此顧異時挾邪醜正以姦佞攘奪爲得志者深可以爲戒此又朝廷褒贈忠烈風示天下之意不可不論是歲公之子右承議郎直龍圖閣茂適自楚還蜀來謁於文若曰先公起蜀人蜀人爲宰相自先公始而蜀故未有繪象既無以彰大君賜而後生何所瞻仰乎其敬反出夷狄盜賊等下今將建祠於大慈寺白馬院之東南隅雖蕞爾一室不足以俎豆先德亦姑以塞

責而已予昌為我記之文若曰昔先君無盡公客也公之大節施於朝廷見於史册播於天下者聽聞之甚熟然固未易輙述述之且未暇請獨著其嘗所歎述與近事之卓然者叙於歳月之前以付寺僧而告之曰昔在徽考有賢宰相張姓而複名旣没天下思之號無盡公而不以云者斯其衣冠也來者必飭焉紹興八年記

張忠定公祠堂記　　王剛中

謹按禮經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又曰盛德至善民之

不能忘信哉是言也藝祖受命四方僭叛以次削平乾德中一舉下蜀首命參政呂公餘慶知成都越三十餘年更十二政而得尚書張公以繼之又五年再至率成考績其為治大抵以嚴猛奮厲制其暴以精明果斷擿其姦以公平信義善其俗訟至於庭據案一決悉中其隱百姓驚歎以為神明而不敢犯及受代而去客令寫真封以授僧希白戒之曰後十年即可開及期視之公適化去而訃至矣於是蜀人慟哭罷市置公畫像於天

慶觀之仙遊閣建大齋會事之如生歲歲不絶迄嘉祐己亥府帥侍讀王公素始大建祠於府治之東落成之日人無幼艾爭捧牢酒或喜或泣列拜於庭雖周人之思召公襄人之思羊叔子無以加焉既又取公治蜀斷語可謂後法者凡百三十首圖於壁烏虖公之治可為有功德於蜀人而蜀人懐公德善亦可謂不忘者矣剛中猥以庸陋被命帥蜀兼治成都距公又百六十餘年遐想風績卓乎莫及嘗奠祠下徘徊周覽惜其歷歲滋

多而堂宇且𡚁乃命即其榱椽梁柱之撓弱而不支者瓴甓堦礎之缺斷而不承者髙甍隆棟風雨之所飄剥者長廊巨壁丹青之已漫滅者悉舉而更新之仍於祠後增接兩廊建堂三間築垣墉以周之而稍植花木於堂北以為士大夫謁祠遊息之所且以稱邦人嚴奉之意繼自今以往若時加修飭俾勿壊則為政者有所矜式而吏民亦悦服而易治是真有補於風教者其可不書以告後之人

司馬温公祠堂記　張行成

故諫議大夫司馬君池以其年作尉郫邑越明年其月生公於官廨字之曰岷以山稱也是歲諫議君手植松柟各一本於庭迨今凡若而年自諫議之死骨已朽矣公相繼殂落靈亦歸矣而二木之中其一松者亦枯摧矣唯是玆楠蒼蒼猶在郫人依之尚可想見公初生時也公之遺德在天下名在後世行事在國史固一代偉人也當其道未合之初天子敬之而不用權臣憚之而

不親天下仰之而不濟不獨其身見黜於朝廷波及遺言亦見抑於死後者凡數十載則松之不愛而楠之不録固其宜也邇來世道頽草士風漸回上自朝廷下逮黎庻咸知公議之不可破而公之言為不可抑於是朝廷旌其家學士誦其書後生想像其風采而不可得則又丹青肖形以寫瞻慕者無室不有公之道益大明於天下矣思其人愛其樹又理之必然者於是邑丞李公作堂以嚴公之祭護木以永公之思蓋從人望者桷之

青青公生在茲邦人是榮祠之翼翼公像在茲後生是
式公之道彰矣不假於一柟而茲柟實託公以不朽公
之道傳矣不私於一邑而茲邑實賴公以不辱柟之喬
亓焉而雕惟公之道磨天地而不銷柟之節斧焉而缺
惟公之道涸河海而不竭則茲堂之建非以嚴公也乃
以為護柟之標榜茲柟之愛非以榮公也乃以榮邑之
冠冕堂之毀公不毀也柟則毀矣柟之辱公不辱也耶
則辱矣嗟乎耶之民耶之吏繼今而後者其善護茲木

乎

冦萊公祠堂記

鄭銓

府城之東有廟曰見報司者故太子太師萊國冦忠愍公之祠堂也廟初本澄覺院治平二年賜名正覺勑書存焉院初為十方有禪師曰可居自雲頂來住持因塑公像與雲頂山之神曰利國王者並祠於院之東偏歲既久鄉人事之頗著靈異民相與質其曲直報輙如響遂呼為見報司今雖有僧居之而院實廢為廟矣見報

司之說頗不經而傳之既久有不能廢然為善為惡使民知有所報則存之足以示勸戒亦不必廢也紹興甲子廟將壊鄉人徐復與院僧圓證率好事者再新之改前日之佛宮為萊公之祠堂公始正離明之位前為兩廡其東廡開一位以祠利國主其西一位亦塑神像以居之祠堂之後為齋廳乃徃時之法堂又改方丈為妙音堂以備僧徒道場僧房齋庖皆備視前日規模不復然矣復恐歲月寖久人弗知興起之由屬予記之予既

為誌其詳矣按成都古今記正覺院與見報司俱不載惟前記祭祀門有王者八而利國王在焉有公者十而冦萊公在焉前記乃趙清獻公所集當時既載祀典則廟與院不宜俱失續記乃王公時亨所修而廟宇寺院門亦不録故鮮有得其詳者春秋之祀官並祭萊公與利國王甚久又未知自何人始也今述其重修之因以貽來者若萊公之遺德則有國史在兹不復出也然則生而聰明正直有功德於民死而祀之固宜况事有可

以起人之敬而生其良心亦何嫌而不書之哉

成都文類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成都文類卷三十六七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沈孫璉

謄錄監生臣任遇春

成都文類卷三十六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寺觀一

至真觀記　　隋辛悳源

蓋聞聖人抱一得一所以為正君子謀道履道所以稱吉故晉雲訪襄城之住尚白俱迷則天睹姑射之阿猶

云獨喪嗟乘日於善卷眇思恭揖歎舍車於柏成顧慙長往方知太極之理元始之宗法於自然是焉名太雖四海之富不足以易其生也百官之榮不足以移其志也又有肆樂池之適鑿龍驂而載驅暢伊川之遊翫鶴駕而遐舉安期遠遯久淹巡海之勤淮南上征退深遺跡之慕斯亦念息不怠自誠而明臨激瀣而漏河宮登泰山而小天下者已粤若稽古猗歟我皇匿犀戴勝握戈懷斗方堯即同八采類禹不減三寸勳彰歷試恩著

登庸潛初飛五侯時而作顧眄而銷黑祲揖讓而處青蒲求衣於未明推食於巳旰研幾鄗城旦之書通奏開反支之日以萬邦之罪為罪故法約而刑清以百姓之心為心故兵動而民讋春路秋方果馬天馬之客揄關銅柱皮服卉服之賓莫不重譯來庭同軌入貢鴈行魚貫輻湊馳道匡飾之功隆平之化諒足以頡頏軒頊孕毓高光遐邇欝摇長為稱首既而委裘多暇垂拱巖廊宴處超然忘懷塵累披九光之寶蘊受三洞之真文追

蹤繼東戸之辰託夢等華胥之夕固以龍漢協期開皇闡其嘉運豈止明神分福句芒錫其永年而已又乃元良體正維轂居宗光炳重離義高匕鬯敬愛基乎百行温凊備乎三善苑鳳條而振藻_藻降虎闈而肄業含超啓誦跨躡莊丕嶽跱淵凝寔寧監撫繁檄之實棠棣之華陵陸晬鴻漸之儀藩屏諧麟趾之詠葭莩峻茂表裏禔福允文允武唐哉皇哉昔揚子雲有言曰或千年一聖或三聖一時沓矩循規亶其然矣蜀王秀者皇帝之

第四子也禀大華之靈資恒昴之精挺金氣之英貫玉
田之榮天縱其哲日就其美純嘏内融温朗外照顔生
殆庶香名肇於佩韘應候順德嘉譽興於蔚桐故能連
衡言冉駢驪邢晉才膺俾乂事諧俞往開皇初便封蜀
王尋除上柱國揔管益州道二十四州諸軍事益州刺
史靈闗設險望重坤維和衷致功實稱天府選徒雲夢
帶牛佩犢者風趨袨服蔽臺孼轂成帷者霧合塗盈巷
飲江滿棹歌水陸攸歸華戎是萃梁世崇文尚侈其失

也淫周氏殉武任質其弊也魯暨乎上帝悳載甄王猷載宣率禮不越遂闕既發纔貿渾衡若被膏雨況復曹參出相重師黄老之術申公誨道更惇周孔之訓正之以愊彪之以文市獄靜而弗擾詞義棨而彌蔚芭意也姬旦之多藝兼季路之能官二難措而無壅六條舉而罔滯為其都鄙而經之闢其閭里而居之取其田疇以伍之修其庠序而教之四民肅然靡雜九逵坦焉如砥穰穰我庾邵父匹而知慙青青子衿文翁比而自媿於

是綺襦擊壤連甍諠五袴之謡黄髮觀風同辭訢一變之善家給人足康年孔殷革奬還訛泰餘且洽夫聖主之訓祀闕皆在法施乎民明堂辟廱備昭令典矧伊長樂之舍紫書暎空青之林扶揺之丘翠葢蔭琅溪之水懸珠若黍天人之衆畢臻浮黿似蓮神仙之侍俱集暫遊而周六合一誦而懽萬齡其於攘大灾捍大患考諸咸洪允宜進禮故以開皇二年正月下詔令於益州建至真觀一所云耻日統庚瞻星在午王乃沈首怡盱衡

言曰大君有命渙汗斯弘佇雲衿於玉庭想鳳笙於金闕增左宫之寘算拯幽夜之重昏湰濟氓導俗何莫由此雖東海僊童頩鱗未靚而西州智士白駒可維宜務梓匠之勤妙盡求賢之選爾其前臨逸陌卻負長瀛蔥樓接登景之房瓊臺帶蕩真之室荷珠的皪花落車渠之沼竹色便娟葉掃瑠璃之地祥禽雜囀瑞草羅生仁智之所安也邁軸之所般也法師京兆杜詵等並組織廉信龍碧練嗜慾特超之異士獨行之竒才不敢馮河窺

驪龍之頷唯希負笈奉駮麟之駕呑星燕月拳拳服膺
謁帝愉皇孜孜拜首以為顯仁藏用天地忘亭育之功
而蒼璧黄琮必陳敬恭之禮移風易俗聖賢遺芻狗之
惠而拊石鳴球終致歡欣之樂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共採他山式於上善贊大道之根底美盛德之形
容貽世作範乃為銘曰
邈矣乾元悠哉樸散宇宙祏坦玄黄剖判氣合而亨物
生而難運有因革時移昬旦紀龍名烏行夏乘殷各炳

其瑞遞襲其芬三代爰降九土斯分垂衮引道全悳罕闡惟聖作則惟皇建國渾成庶類蕭夕羣慝比景之南戴斗之北舟車所届何思不克英王分陝齊禮化民寛猛互設輝月日新下偃如草上煦如春行有餘力智即歸真肅肅靈觀祁祁吉人長懐緑輦眇覿瓊輪華幰霧曉台嶺霞晨或採芝鏡乍試丹銀東鄰錦市竹龍飛響西矚青城琳堂凝翠勿曰無象莫云無味居後必先處卑而貴謂仁遠乎義存克已謂室邇乎應在千里我祈

錫肩神胥鑒止藩儀享祿鼎祚延紀子房告退志弗矜功勇倩朝隱史不闕終情深師古思結臨風永言遊衍方寄瀛蓬大隋開皇十二年六月日記

再修大慈寺普賢菩薩記　唐韋皐

真如常寂色相假名法本從縁誠感必應大慈寺普賢像蓋大照和尚傳教沙門體源之所造也儀合天表制侔神工蓮開慈顔月滿毫相昔普賢以弘誓願於贍部洲賛釋迦文拔羣生苦而塵俗昏智莫覩真相雖同諸

法究竟寂靜而隨所應為現其身即色即空皆菩薩行自昔鎔范于寺之東像成功巨莫能締構危棟洩雨頹墉生榛狐狸梟鷲號嘯昏晝於戲明可以照幽晦教可以達羣迷何廢興之變陰隲於冥數昔大歷初有高行僧不知何許人曰斯像後十年而廢廢二十年而復興我今皇帝神聖纂圖詔四方藍宇修舊起廢斯其明效也皐因降誕慶辰肅羣寮戒武旅上崇景福齋于斯寺覿象王雄傑天眼慈矚禮足諦視怳如有神而廢故湫

漏殆無人跡將何以招誘沈淪發揮誠敬遂南遷百餘
步度宏規開正殿因詔旨諭羣心千夫唱萬夫和奮贔
屓砻穹崇横絙運巨力拔始雷殷而地轉欻雲旋以山
廻面西方而聖教攸歸鎮坤維而蠢類知向於是平坎
窞翦蒙籠横空准繩窨曲面勢連廊霤以雲屬三橋揭
其虹指廓廣庭之漫漫增重門之巘巘是知至道默存
於濁刼元功必啓於康時不然何神像巍巍冠諸有相
久而弛廢將有待而興乎觀其左壓華陽之勝中據雄

都之盛岷江灌其前趾玉壘秀其西偏足以彰會昌之福地弘一方之善誘安得不大其棟宇規正神居哉夫像末陵夷去聖彌遠定教者必滯於物遺物者亦住於空將求乎中弘我至教乃擇釋子達真源之所歸者於以居之皐授命方鎮十有七年求所以贊皇猷裨大化嘗以萬人之心不俟懲試靡然歸善者釋氏之教弘矣況寘祐昭報大彰于時崇而守之亦同歸於理也是用上承聖意虔奉天心存像存教以勸其善貞元十七年

十一月二十日記

寶園寺傳授毗尼新疏記　前人

真源本於靜習靜者式乎煩情僞生於動制動者存乎簡昔我大聖如來慈救像末肅全儀以軌衆持細行以護機俾外緣不競內蔭皆空壽我法命留乎濁刼者非毗尼之藏歟是以大士優波離傳教引範攝身端矩白月恒滿意珠常淨自是龍象繼世光乎梵倫雖佛日久沈而昏衢不昧其後三百年中五部分流各從師說猶

江河競注終合於滄溟耳目殊用同歸乎一體及乎像法倫正餘波東流始以華文傳譯梵字其賾微探奧合異歸同使玄關洞開幽揵莫閉安得不枝羅三藏派引羣流繁簡之旨與時而用宜矣自飲光淪化六和紊緒畢摩已失於詞費惠遠未適於深微而太原素公獨得真與旁求證據辯惑稽疑始立四分宗記猶懼玄源未暢妙理或遺引而伸之作開四分宗拾遺抄軸盈廿言成百萬足使迷雲開而聖旨明邪網壞而羣心定然而

學者尚以神分於廣用目倦於勤求道將得而心疲理
未究而意殆廣文所以存義文繁而義亡簡言可以趣
寂言約而真契大歷中故相國元公以大臣稟教授囑
弘持慮水雜甘露味忘純正爰命薦福寺大德如淨以
為素公之疏傳矣五師之旨明矣意已得而象可忘魚
其獲而筌奚設將珊彼證諭獨留精真使理契惟一行
歸無二法筳清衆匪勞而著功其文彌寘其道彌廣不
亦善歟大德乃歸心契寘精啟聖意故繁而必削簡不

遺真可以趣玄蹤足以端覺行元公由是上聞俾施行乎天下坤隅三府各置律壇斯藍也炳異徵奇著於前昔復建壇宇俟茲弘揚屬精義初傳編録猶少將使函杖請益披文究真皐鎮守方隅軍務之暇躬覽聖教永思弘益夫博以宜要世儒猶病簡以鄰道真乘所先故曰苾蒭清淨令法久住胡可以繁文而撓其靜正則薦福新疏精而易行信矣皐昔嘗莅職屯田佐元公于淮右覩公達西方至教尚矣而代遷人謝遺志在茲洎余

弘傳同贊聖意遂以俸錢繕寫新䟽四十本兼寫法華䟽三十本命寶園律大德光翌揔而行之爰集緇徒志行純深表儀端素二十一人隨給其䟽以成其志庶止作雙就純而不雜彼昱上人者往親學於薦福性聰行貞儀度可則又於莊嚴寺貞操大德院聽授法華同契三昧俾兹講授以發幽蒙其有後學履操精全可傳其道者並刊名貞石以示宗歸為寶園靈壇傳授毗尼新䟽記貞元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建

鸜鵒舍利塔記

前人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羽毛必有感清英淳粹者矣或炳耀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華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眞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獻鸜鵒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仙之道聞西方有珍禽羣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

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若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而不荅或謂之不念即唱言阿彌陁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真際緣生不荅為緣起也真際雖言定本空也每虛室戒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竽靜鼓天風下上成文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加善矣於戲生有辰乎緣有盡乎以今年七

月悴爾不懌已日而甚馴養者知其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為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磬一稱彌陀佛洎十磬而十念成斂羽委足不震不仆奄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惠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因不隔於殊類哉遂命火以闍維之法焚之餘燼之末果有利舍十餘粒炯爾燿目瑩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慧觀常詣三學山巡禮聖跡聞說此鳥涕淚悲

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甓建塔旌異也余謂此禽存而由道歿有明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策書其誰曰語怪況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默已是用不愧直書于詞貞元十九年八月十四日記

寶歷寺記　前人

大覺神用保釐羣生怳乎其若存皎爾而不昧隨願現量應祈無方苟修之必誠其效之必速寶歷寺者劒南

西川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徒中書令南康王臣臯之所創也臣臯以守司西蜀向二十載奉若睿旨緝寧遐夷兵休邊陲人獲富庶天寶爲德顧何力焉而位日加崇禄日加厚思弘聖教以答昌運遂以俸錢于府之東南擇勝地建仁祠號曰寶歷章表上聞帝俞錫以銀牓天文煥炳昭誠也因紀其締構之初述其經始之志用播貞石永貽將來閑歳以軍府多暇遵奉朝典行春布令涉江而南相彼原阜磅礴鬱起勢雄坤維阻瀦

流而人民不居畘近郊而黍稷斯茂惟蜀之土薄水淺
居常墊隘將利其俗爰圖爾居乃架雙橋通習險規地
勢分直繩人遷如歸一日成市豈不由樂我皇道豈其
有家崇崇寶剎雄居厥右啟奇致也於是增峻趾列高
墉規梵天而立制集班倕以騁巧邃殿耽耽以雲蔚危
樓遽遽以虹指千楹電㸒萬拱翬飛錦江澄明而俯檻
雪嶺晴開而入座用能崇福廣化網羅羣情曉鐘清水
月之音霄唄警昏沈之耳足以增聞者之慧也刊梵文

於貞石炳萬字於雲幢所以尊瞻仰之目也禪堂究無生之義廣座喻蓮花之旨所以詮語默之致也夫如是則飛沈動息十有二倫咸以見聞悟於觀聽孰不歸於正而去其邪夫物無邪心則五福自順五福自順諒可以贊皇猷輔神用期寶歷於無疆也有大德神捍者玄學海蓄惠辯雲涌智足以守正明足以閑邪揚乎德音不在於是爰命統緇張司寶坊俾像法之中復弘正見

銘曰

元眞大覺生滅空弘誓救物悲智中畀有精誠通寂默事隨心願迴化力天長寶歷本無窮徒以臣心贊厥庸空門悠遠理難測仁祠誘善表至德俾歸清淨協厥中殊方詭類聞見同永資福慧庶莫極遐慶太平斯萬億

菩提寺置立記

唐段文昌

蜀城正南當二江合流之上萬井聯甍之内獨有岡阜迴抱數里地形含秀而高坦木色貫時而鮮澤以氣象言之不有金刹梵宇孰能主其勝勢乎天寶末玄宗巡

狩此方崇護法教度僧建寺大啟休福至德二年長史盧公元裕奏置此寺以菩提爲號焉先是僧衆與鄉黨耆舊相厥林野將興塔廟徘徊凝睇漠然無所乃諗於草堂寺無相大師以質之大師傳繼七祖於坐得三昧以不思議之知見破羣心之蒙惑遂指兹地宜開法門夫風行地上而萬竅自號大師一言而天人咸悦故得廣輪棟宇版築垣墉翦榛莽以立宏規繚荒墟以羅物象大歷初節度使相國崔公寧以此寺搬名修建未就

乃迎彭州天飭山恵悟禪師以居焉禪師即無相大師之升堂法子也覺照圓朗了於實際以方便說化導羣生俗流歸依其衆日倍經始之制於兹復興其後有信心居士薛藏尹佖者生於㫋栽得其靈秀氣豪量闊宗敬二乘皆能以財發身悟愛為妄捐捨寶貨同修梵場蚩蚩之徒隨我先唱方構雲起儼如天成覿乎崇殿巍巍殫於宏麗列柱同力以壯趾攢櫨分形以扶拱谿紺宇而色明洞綺寮以霞散金碧絢焕逬倒景而共照珠

鏗玲瓏無迴飈而獨響長廊之外江浦悠然高檻之端雲峯對出有巖壑之松桂是人寰之林藪學無生者得自在攝威儀者無缺落住持之益其何博哉繇是言之非龍駕之巡幸無以建法幢懸雕牓非大師之言授無以識茲地占幽奇非居士之捨財無以集工輸成像設參會而來福祥冥感流慶昌運推乎無窮今皇帝纘八聖之耿光奉三無私以端拱則全蜀之保寧法輪之常運庸詎知其際耶徵其建立以來招化檀施者有若寺

主惠嚴姓張氏操行端明始終無替綿歷五紀成此茂
功押寺臨壇大德玄拯德高宿植振起律儀上座惠通
識敏量寛道藝兼藴都維那行持典座行謙聰悟多聞
探詳經論或緇門挺秀戒用青嚴若衆流為川羣材成
厦喜日月之既就歎成功之莫紀年代悠緬易為消失
不立篆記將何以報多士之有問乎請余為詞用述前
跡銘曰
時久太平幽陵起兵騎入宮闈塵飛杳冥翠華西巡旋

復天京崇演法梁為濟羣生藹藹崗原于江之涘盤林走壤或隱或起建寺之辰經營於此誅茅破藪夷高堙埤云誰知之大師所指萬材既搆百役齊功日就月將化為蓮宮正殿渠渠觚稜倚空長廊複宇霞截雲重乃有二事迴向正法能成香刹摽於濁刼瞻敬自生萬緣皆攝利益弘溥偉哉善業西南巨鎮地足寶坊形勝之中愛此清凉遠對前山終古蒼蒼貞珉既刻永播坤方

長慶二年記

資福院記

唐李德裕

夫威鳳之炳然非海晏則不至卿雲之蔚然非氣和則不耀故君子藏器抱璞含粹毓德遭遇其時則光明不騁是以干木之退也高於千乘君房容之仕也止於六百石先僕射佩虎符而知足視蟬冕而蔑如由斯志矣先僕射苞文武之用有直清之德良玉美潤徒蓄寶於荆岑喬松幽深不呈材於巖廟知者所以歎息也丞相鄒平公鍾是餘慶為唐寶臣公天挺奇表角犀特秀居

五嶽也稟太華削成之狀方四時也得清秋爽朗之氣森矛戟以耀頴粲珪璋而洞照葢人之傑歟憲宗皇帝以神武之姿纂紹除害睿慮潛以泉默英威赫而電斷兵權秘計皆中詔決之參神莫者唯公與二三髦士揣摩潤色緊公稱首既而平淮夷盪齊寇四罪咸服八表晏然雖則武力之拘原亦由謀臣之決策曁今上之宅憂也袞龍未襲鑾明未位召公於東宮含春殿歔欷前席付以大柄公迺請偃武論道與天下休息上若涉水

而有舟檝馭馬而得銜策始拜言以命咎即其時而相
說君臣之遇古無儔也公之為政貞以制動平以稱物
其志在於識相體弘簡易而已嘗以為用京房之法則
煩碎而亂理聽嗇夫之辯則捷給而傷化由是遵坦夷
之路窒邪枉之門不勤人以務遠恥竭澤以言利翃乎
洞虛明之境廌必有誠端不言之蹊孰不歸我故舉聖
政者稱公為良相馬公之趨丹𢀖侍紫垣名冠近臣寵
加贈典先僕相自珥貂而昇左揆先夫人由趙郡而啓

大國金印石窌當代榮之建中初先僕射以柱下史參
梓潼軍計典昌榮二郡益部之内有林居一堙庚氏誅
茅始傷於寄寓仲長樹果終見於繁蔚公年纔佩觿志
拾青紫方覃思於經籍末馳騖於文章遊焉息焉必在
於是及鍾家艱乃入為官第韋太尉鎮是邦也公釋褐
從事在賓幄之間逮玆抗龍旌佩相印曾未一紀繼為
三台公下車逾月訪于舊館邵伯之樹未翦武侯之廬
猶在于公邑里遂見高居龍驤閈閎竟容長戟公瞻搆

灑泣循陔永思以為徵壞壁者夫子之居尚毁固朽宅

者如來之乗斯逺孰若歸於淨土環以香林乃購之于

官以為精舍又以桑門之上首者七人居之所以證迷

途而資夙植也殿堂曽立軒房四注鎔金作繢髣髴諸

天況乎蜀山蔥蒨下臨於雉堞錦江明滅近繚於郊坰

紅樹倚檻清渠傍砌海雞乍來靈草長秀彼之聽和音

者不唯於寂慮聞者異香自入於禪薫公之孝思永代

作則豈止何充之宅獨入檀那將與文翁之堂俱稱不

朽德裕藐焉孤生留落於代辱公感舊遂不見遺公自
內廷陞台司居視草之列二三年間位階先達由是議
人倫者歸公之盛德不陪密座驟變寒暑迂懸禢之念
虛授簡之恩且嘗典綸綍獲備官屬報德不讓懼斯文
之闕焉長慶二年十月日建

新修福成寺記　　唐劉夢得

益城石門街大逵坦然西馳曰石笋街街之北有仁祠
形焉直啓曰福成寺寺之殿臺與城之樓交錯相輝繡

于碧霄望之如崑閬閶物太和四年蜀帥非將材不修
邊備南詔君長諜帥内空乘隙坌入鬬于城下或縱火
以駭衆此寺乃焚高門修廊委為塞燼如是者再歲帝
命坤維丞相復來山川如近父老相識環視故地寺為
焦墟載興起廢之歎爰有植因之願乃命主俸吏以吾
緡錢三十萬為經營之基自公來思蜀號無事時康歲
稔人樂檀施公言既先應如決川乃傾囊褚乃出懷袖
勝因化愚慧力攝慳男奔女驟急於徵令匠者度材以

指衆徒藝者運思以役衆技斤鋸磨礱丁丁澄澄陶者儲精巧者効能歘自火宅復為金繩泓故鼎新因毁成妍華夷縱觀萬目同聳既告訖役工來慶成雲鮮日潤輝映前後於是都人舞抃而謡曰昔公去此福成以燬今公重還福成復完民安軍治亦如此寺庸可勿紀乎公實聞斯言遂折簡見命謹月而日之時大和某月日大檀越具官封爵段氏其他發大願者程功董事者自中貴人及賓僚將吏若僧徒偕籍之而刻于石

修玉局觀記

彭乘

一氣委於化觀化則歸無萬物生於無本無而爲有繇是物物自別事事自分不爲而成其用弗匱形上形下非柔非剛廣包太虛微在毫末吾不知物各自造而造物者有主耶抑自然爾自然爲性虛無爲體其道也歟道之用可勝言哉在天地爲動靜而無動靜在日月爲晦明而無晦明在雷霆爲響震而不響震在山河爲融結而不融結在四時舒慘爲變而不變在百穀草木爲

生而不生在八音為和而不聞在五色為彰而莫覩其於人也為誠明之性視聽言貌焉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此乎且人在道中道在人中人全道用而能體法雖不可見觀萬物而索之反照自然原其所感無所執系强為之名名有所宗宗其所自也是以名跡分焉名跡分而異途顯故物物紛擾靡所定列人而無別與飛走同故聖人則乾坤明上下順其節因其和而明禮樂禮樂之用其在人神人神必有所宗故壇墠以興牲

器以設宗廟以制嶽瀆以崇虞書之始曰禋洪範之八
曰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馬斯蓋人倫之宗政教之始
俾人有所向神有所居凡功施生民必盡宗祀寔敦本
也道為物始不其本歟功德之大詎可名述彼宮廟之
列抑由此焉雖三洞九宮杳在上清之境太微紫極自
居無色之鄉彼常有閒或難致詰惟太上混元上德皇
帝體自然之用本無始之宗探象帝之前立先天之化
武丁之世誕質厲鄉桂下同塵函關演教以恍惚離形

質之表希夷非視聽之端託有寄無申明大道將令萬物自化統歸衆妙之門百姓樂推默契不言之教其德也博其用也淵然後各復歸根反其所自故曰消則為氣息則為人非謂妄惑之言蓋恢教化之極將見寂寥妙本澄湛淳源修身者去甚去奢治國者無為無事亦猶宓犧畫卦二儀之德方明孔子立言百王之法斯在夫如是非崇嚴廟貌豐潔精誠日月所臨咸為崇奉其可得乎至若飛布雲霞穹崇土木深摸絳闕邃狀丹臺

彼積陽華此取大壯止欲極誠於道而率人趣善焉非為福禍報應而設尔益州玉局化者二十四化之一也傳云後漢永壽中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脚玉座自地而出老君昇座為道陵演正一之法既去而座隱入地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刹當坤維輿區輿鬼之分墨池石室旁資古勝之蹤岷山導江遠供清粹之秀樓臺屹峙俯瞰郡城紀歷寖遥基搆斯在皇帝實崇慈儉業盛盈成以清虛為宴遊以樸素為玩好八元授職五

老賡歌耕鑿熙熙莫知何力跂喙蠢蠢但樂至和崆峒攸軫於順風赤水久全於罔象豈止非心黄屋讓德紫庭至誠感通天人合契故真祖示儲靈之應寶符錫無疆之休誕告成功備修墜典祗肅法駕躬謁真源崇懿號以示尊嚴率合靈而底清淨俾物自化與道同功自然二辰騈珠璧之光五靈為池藪之物域中四大貫而一焉有以見游泳淳和出處沖妙帝皇之理指掌而窺乃詔寰區溥崇靈宇將俾混元之道赫赫巍巍知府諫

議大夫集賢學士凌公以命世之才布移風之政盡易象
黄裳之美得詩人温玉之稱輟自諫垣臨兹藩屏教化周
洽仁恵式敷誠格於民民咸知勸和樂之至屢為豐年庶
俗既康郡政以簡故靈勝之跡時忽駐遊睇其弗藏必加
完葺斯化宻邇府署制度僅存自東漢權輿皇帝崇飾王
氏竊據廣其闉闍壞此殿堂并為内禁尋與府庫悉為灾
焚後主因其舊規復創祠宇循其功力亦匪恢宏逮將百
齡頽毀相繼不可終否屬于昌期公以國家詔被普天誠

歸真教聿遵虔奉將務增修飛章上聞詔允其請揆之以日作于此宫除舊創新闢小為大工無巨細罔不經心人之悦從匪懈其力東西廣七十七步南北長七十五步中建三清殿七間東廂三官堂鍾樓暨玉局洞屋西廂九曜堂太宗皇帝御書樓并齋廳厨庫門屋周迴廊宇共一百三十五間未變棁檀畢新棟宇奢不逾制儉而中規不妨農時不勞民用自然赤城在目何須紫府遊神臺殿霞明想像金樓之影松蘿霧鬱依晞李樹之陰壯麗規模率若

神化非我公罄心悉力遵奉明詔曷以臻於此乎化主浦若谷克嗣焚修偶茲興創愈宜精確以永增崇且將紀歲時俾存金石式揚巨績宜屬鴻才秉識有津涯文無經緯狂簡類吾黨之子研精非道家者流照靈府以晶明未分日月豁丹田而曠蕩莫貯乾坤強素空筌仰遵嘉命濡毫扣寂良愧斐然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日記

重修大中永安禪院記　前人

成都郡有宗西竺教者曰德元真性圓明幼齡解悟精

練行業能濟衆緣勤至一心逮越四紀咸平辛丑歳得
令永安禪院居之湫屋壊墉尤極荒閒于是率募化誘
冀克興崇土木集工漸增棟宇環二十載凡創立百餘
間繇是延敞殿堂刻繪佛像香積豐潔器用悉具天禧
中悉籍其有請令欽禪師住持俾揚教法與衆共也且
誓其徒曰隆兹寳剎寔假衆財靡替至誠致集勝事宜
乎來者緣合即居矧以成壊迭臻泡幻易滅有為皆妄
浮生幾何假物强名詎定常主兹後法屬當泯異心無

徇私無差別但以義聚勿為爭侵有渝是盟必罹陰殛作是語已懇予誌之夫真如寂無謂其無則泯之也諸相具有執其有則系之也是以離有無際超圓寂中非言說可知豈名跡能繫然而不有言說詎覺其昏迷不循名跡曷彰于化導所以塔廟像設之制蓋萃人歸向而俾之趨善也非夫超悟精進勵肅至誠力奉覺雄功拯迷俗者疇能與於此乎斯院倚郡之隅列艮之上載祀寖遠珉琰銷刓締構之初茫昧莫究會昌中例屬除

毀基跡僅存大中初相國白公敏中輟巖廊之崇膺藩
幹之寄春茲遐俗思洽於純禧緬彼真風實裨於理化
慨斯頹圮遽議增修軫慮且深僝工繼務巨厦壞而重
集崇搆屹乎復新不有異人曷居靈境乃請無漏和尚
居之尊道行也厥後盈虛委運隆替蜀人嗣襲遞更不
復詳悉皇宗之御宇也天開鴻緒神贊珍圖法輪廣運
于無垠惠炬潛昭于有赫舟輿所至祠宇畢新雖蒼蔔
飛香盛傳于中土而萑蒲聚盜荐起於西陲回祿延災

招提半燼邈此蓮花之界閒如麥秀之墟鯨音曉絶於春容麋跡時分於町畽元公竭來遺址感慨經營以為成物者功當利他而泯巳應機者教必由相而歸真所以躬翦榛蕪力排瓴甋擅施願集梓人規呈斤風交運於瑰材繩道宛分於金界於是丹刻盈桷飛矯翬虹相儼玉毫儀標珠髻先像設而崇教本也而又堂廚虛寂軒廡縈迴梵繞香園經開寶藏篤禪誦而廣法惠也至若茂林嘉樹所以延結社之賓曲沼方池所以育含生

之類實經行之淨界而萃化之妙門傍睨闍闍倬爲勝致師以緣力既就茲齡漸高深懷永圖弗處成績懇求開士葢捨精藍事與欲諧應猶響荅故茲耆德亟副乃誠禪師一錫周遊半偈明解鑑忘拂拭幡任飄颺践鹿苑之康莊出虎谿之軏躅道存先覺依歸者喬雲其臻言會大乘叅訪者甘露攸飫向匪行業積著名德溢聞則曷以當於此乎予性尚求真心殊遺悟未離文字猶滯筌蹄止書興立之因勉徇傾勤之請能事二紀愧無

美詞時天聖四年記

成都文類卷三十六